

那一抹背影

■ 曾妍

“亚妍……”一声轻唤后,你意味深长地看着我,微笑着缓缓转身离去。我双手用力挥动,想把你挽留,奈何,依旧两手空空,目光所及,是你渐行渐远遗留下来的一抹悠长的背影。

八年前,那个慵懒的午后,我们有了第一次接触。你瘦弱矮小,穿着朴素,看着我,你笑靥如花。在你柔声的询问下,我忐忑不安的心情慢慢得以平复。

那天的我们相得甚欢,你话不多,却令人倍感亲切。落日时分,你说你要去家门口的菜地淋菜了,我很诧异:广州人居然还会自己种菜!我站在门口,远远地看着你在菜地里忙碌的身影,听着苏子讲述你的故事:“我爸爸因病去世那年,我读小学四年级,大姐刚读完初中,二姐在读初二,三姐读六年级,家里82岁的奶奶体弱多病,一家子的生活重担一下子落在我的肩上。面对生活的压力,没有一技之长的她没有埋怨命运不公,叮嘱我们四姐弟要认真读书,而她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在田里耕种了。我们四姐弟的学费都是靠她种菜卖菜,再一毛一毛、一元一元凑起来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都好了,不用她用菜换钱,可她闲不住,仍旧喜欢去田里耕种。你会不会觉得她很老了?其实她才55岁……”

是的,看着皮肤黝黑布满皱纹的你,我一度以为你已经有70多岁了。夕阳的余晖把你的背影拖得很长很长,我佩服你坚韧不屈性格之余,对你的好感也上升了一个层次。

摆结婚酒当天,礼节繁琐,状况百出,人心不由得浮躁,但我一声“妈”,就把你乐开了花。你闪烁的泪光暴露了你欲掩盖的激动。趁人群不注意时,羞涩的你会悄悄拭去脸上的晶莹。白炽灯下,你的背影不再孤单——有你我也有苏子的重叠。我暗暗下决心日后要好好孝顺你,不让你再操劳。

从单位到家,在半个钟的地铁路程后,还需要15分钟的电动车车程。我不懂任何驾车技术,当苏子不在家时,你主动当我的司机。无论刮风下雨,无论你在公园里跳着你喜爱的广场舞,还是在田地里耕种着你的希望,当接到我的电话,你总会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老地方等我,每每走出车站,看到你翘首寻找的身影,我的眼眶总会瞬间湿润起来——有人等待是多么幸福的事呀!

坐在你的电车上,任由你带着我驰骋,享受着微风抚摸我的脸庞,吹散我的疲惫。在这条短短又长长的马路上,我们相互诉说一天中遇到的人和事,有时叹息,有时无奈,有时会开怀大笑。

时光如流,在这长长又短短的马路上,你的背影陪了我三年,在这三年里我们见证了春的多情,夏的烂漫,秋的萧瑟,冬的冷冽。直到我拿到了驾照。

两年前,你去体检,抽血结果显示异常。看着你在家门口来回踱步的背影,尽管很难过,但在你面前,我们都避重就轻地说,这是小问题,积极配合治疗,很快就好了。刚开始你相信了,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并发症的出现,你似乎觉察到了什么,但你什么都没问,什么都没说。你变得越来越沉默了,除了你最爱的孙女,再也没有什么能唤醒你沉睡的笑容。

我们都会死亡,可我们都害怕死亡,生活中的我们都会不自觉回避死亡这个话题。明明知道时间已近,很想让你留点什么话,却一直不敢问,也不想问。直到你和你那一抹背影化作一缕飘烟远去了,才惊觉,我们再也听不到你的叮咛声了。

有人说,你很凶,我知道那是你在失去丈夫这个依靠后不得不伪装成一只时刻作战的刺猬。浑身是硬刺的外表里面其实藏着一颗最柔弱的心。

有人说,你很吝啬,我知道你的吝啬是为了省出你四个儿女的生活费学杂费。尽管你没有什么文化,但你知道再穷不能穷教育这个道理。

“铃……”身边的手机闹铃响起,原来小憩间又做梦了,擦干眼角的泪痕,透过窗口眺望远处的天空,那里云卷云舒,我想你这老黄牛已找到自己的归属地,又在辛勤耕种了吧。

妈妈的手

■ 宁与其

那天,我和妈妈聊天,她黯然地说:“我老了,年轻人都嫌弃了。我碰见小琳抱着孩子,便疼爱地用手抚摸了一下孩子的脸,她连忙拍掉我的手。我不怪她,她也是疼爱孩子,生怕我粗糙的手硌着孩子白嫩的脸蛋。”我听了妈妈的话,忽然心如刀绞。

时光像一阵风啊!吹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也吹皱了妈妈曾经月芽样美丽的双手。妈妈的手,的确像粗布一样粗糙了,还清晰可见一些龟裂得像要出血的痕迹,看着让我心疼,甚至不安。别人已嫌弃她的手粗糙丑陋,但我不会,也不能啊!因为这双手托起了我童年的美梦!今天,就让妈妈的手像一艘小船,载着我回到小时候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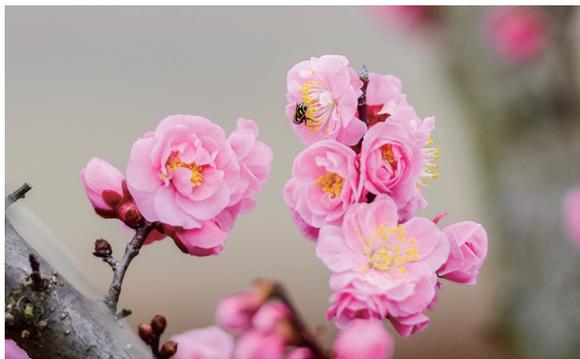
没有玩具的童年,我却有一个让小伙伴羡慕的玩具:燕子风筝!那是妈妈用碎布和厚纸片弄成的,很别致!有空的时候,我就带着这只燕子在家门前不远的空旷的田野里飞奔,那种放飞自由的快乐!我永远忘不了妈妈在田埂上含笑的凝望!有时我还会听到她说“小心!小心!”。我不是没有过摔倒啃泥巴的时候,但妈妈会让我自己连滚带爬地站起来,还会故作生气地吓唬我,说不帮我洗衣服了,但我那些沾满泥巴的脏衣服,每次都是她用力搓洗,她一边搓洗一边叨念我像个假小子,长大了嫁不掉。感谢我的妈妈,感谢她让我童年的玩具载满了快乐自由的梦想。

童年的生活非常艰苦,鲜有肉吃。为了哄我和妹妹吃饭,妈妈常常用心良苦,把单调的吃饭弄得丰富多彩。她在村里找来筋角叶,去掉刺儿,撕成细条,编成各种可爱的模型,然后把米塞进里面,还在里面夹些黄豆或花生,有时还会是鸡蛋或一粒糖果。于是,吃饭便成了我和妹妹最大的期待,因为好想知道内馅是什么。我印象最深的是鸽子形状的,我拿着真是不舍得吃!妈妈知道我喜欢鸽子,就常弄这个,但弄这个模型是最费时的啊!多少个夜晚,她的双手在灯下不停地忙碌着……村里有人笑过她,说吃个饭何必多此一举,她笑着没理会;也有人叫她用竹篾做模型,这样就可以反复使用,一劳永逸。她断然拒绝了!她说怕竹篾做的模型会让我和妹妹在吃饭时弄伤手或嘴巴!所以她坚持用软的材料做,筋角叶没有了,就用粽叶或芋叶。那么多的农活够她忙了,为了我和妹妹吃饭吃得尽兴,她愿意在难得的休息时间为我们营造惊喜。感谢我的妈妈,感谢她让我童年的饭菜藏满了新鲜的希望。

家里最值钱的就是那台缝纫机了!妈妈爱裁剪,但家贫,她并没有很多机会为自己和家人做新衣服,但她非常乐意帮村里的人做衣服,她甚至有几个“熟客”。而做完衣服所剩的边角料,人家不要了,她就喜不自胜。妈妈的手巧啊!她会把这些细小的碎布拼接成衣服!还会做一个和衣服配得上的发圈。每当我试穿衣服时,都难掩心底的激动,那发圈圈在头上也是一抹亮丽的风景。多少同龄的伙伴给我投来羡慕的目光,多少村里的阿姨赞过妈妈的能干。感谢我的妈妈,感谢她让我童年的衣服缀满了七彩的亮光。

童年的家,是泥砖瓦房的,有时还有滴滴答答的漏水现象。但我家门口两旁的屋檐吊着一串串随风起舞的“风铃”。那是妈妈的杰作啊!我捡来五颜六色的糖果纸,把它们弄干净,然后妈妈把它们结成蝴蝶、蜻蜓或纸鹤,用小绳子穿起来,有些还会穿上一个小铃铛,最后挂到屋檐下。这一帘帘的“幽梦”惹人醉!我和妹妹喜欢在帘子下玩游戏,最爱扮演千金小姐扒开帘子问公子有何贵干。感谢我的妈妈,感谢她让我童年的瓦房飘满了欢乐的铃声。

妈妈给我的爱就像一个个亮着微光的小灯泡,当时被光亮照耀着的我,尽管很幸福但也觉得是寻常。直到长大,当自己也成为别人的妈妈,我才发现,那些点点滴滴的温暖是不可复刻的珍贵。尤其是当别人说我也是一个能把苦日子过成“诗”的人时,我就知道这一切都来自妈妈年轻时对我的深刻的影响。妈妈啊妈妈!我将永远感谢她,爱她!



花枝俏

■ 李陶

脊梁

■ 姜桂义

一个个娇小苗条的身躯
因为抗疫
穿上了密不透风的护具
变得高大而又威猛
瞬间由弱女子变成了
女汉子
这不是她们的穿衣喜好
只是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承担起
党的嘱托和人民期盼

一双双柔弱纤细的肩膀
因为责任
背负了不可推卸的担当
变得粗壮而又宽广
瞬间由娇嫩变成了坚强
这不是她们的初衷
只是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做得到
实时动态清零

一副副善良而又温暖
的大白形象
因为疫情
刷新了人们的认知
变得勇敢而又刚强
瞬间由温暖变成了希望
这就是她们的愿望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对得起
人民群众那殷切的期盼
和组织多年的培养

我们不知道你是谁
但却知道是为了谁
为了党的嘱托
为了人民的希望
为了疫情的防控
为了人民的健康
你们就是这个时代的
脊梁

贪靓的湛叔

■ 江火胜

植树节活动现场,巧遇湛叔。

那天,他又是在义务为植树活动拍摄。后经他精心整理,把一些精彩照片传给我,让我感动得含泪。

因喜爱摄影方得与湛叔相识。每次见到湛叔,他胸前总是挂着一部照相机,背后是一个器材包,穿着一件灰色马甲。我两年前就认识湛叔,但平时交集甚少,偶尔见面,都是寒暄几句,闲聊一些琐碎。总以为他是一个被“工人”身份耽误了的摄影家,后来才知道,他原是茂名石化公司炼油分部工会宣教文体主管干部,现已退休。他随时随地拍摄,又乐意分享摄影心得,为人友善。

去年夏天,有阵子在工会里不见湛叔身影,后问他的去向,回复说退休了。我联系上他,他说:“上广州陪陪孩子。”我说:“既然退休了,为啥不选择留省城跟儿子一起住?”他笑笑说:“不惯。我业余挂职茂名石化关工委。在这里,有拍不完的靓景观人!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后来,我想了想,估计他说的可能是人情味。

慢慢熟络后,发现他也爱说笑,就敢逗他:“湛叔,你又跑去哪偷拍美女了?”他也笑着说:“没,没有!我眼里,有的只是真与善,拍出的都是美!”其实,我也是想伺机偷看一下他的日常大作而已。他手机、相机里成就的美,与我般凡夫俗子传统眼中的美,真的是两码事。他捕捉到的美,有力量,有温度。

茂名油城,承载着千千万万来自五湖四海的老一辈炼油化工人的身躯,也承载着他们的灵魂,他们昨天的付出,点亮今日好日子之城的大美。

湛叔,一位摄影爱好者,处处都能发现美,处处都能传递美的力量。我说湛叔贪靓,是说他贪图山水之间无穷无尽的美;是说他追求镜头里的构图美,不断琢磨各种技巧,不断改良装备,又不断变换构图角度与光圈,全方位提高技术。有时一个景点,他可能起码走四次(春、夏、秋、冬),他一直在追求美,孜孜不倦。而抓拍,又是他的强项,静态跟动态始终有不同,他的捕捉触觉和洞察能力,更是手到拈来。他的手机相册里,还多很多俊男与美女的靓相呢。

湛叔,坚持数十年手持一部相机和一部手机,来回穿梭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记录这个城市的发展变化。我见过湛叔的最高级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凤凰单车。大多搞艺术的人,可能都是相对艰苦的。我调侃说:“你总是用双脚丈量地球?”他淡淡地说:“有时,走得太快,反而可能会错失发现美的良机。”

据说,他的好多珍贵照片,多次免费提供给相关单位用作历史资料或专题展出,坚持多年为建设茂名“好心之城”发光发热。

湛叔,全名湛活。